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Zerg Queen, a large, purple, insect-like creature with a complex, armored head and glowing green eyes. She is shown in a dynamic, slightly twisted pose, with her right arm raised and holding a glowing yellow energy sphere.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strong highlights on her armor and a dark, moody background. At the top center, the StarCraft II logo is displayed in a stylized, metallic font, with the subtitle 'HEART OF THE SWARM' below it in a smaller, simpler font.

STAR CRAFT II
HEART OF THE SWARM

黑暗之中

David Gerrold

BILZARD
ENTERTAINMENT

「溫暖的熊窩啊！」

杰克研究著前方的顯示螢幕，咧嘴露出笑容。那星球與他的船還有好一段距離，因此螢幕的影像還不夠清晰，但從各方面來說，此星球的條件都很理想——甚至超乎理想狀態。

溫暖的黃色太陽，公轉週期並不算長。三顆小型衛星，體積正好能產生足夠的潮汐力，並幫助行星的軸線維持穩定。重力為標準值的 90.09%，星球表面 73%是水，大氣中氧氣含量有 31%，攝氏 24 度的適中溫度。季節性的超級風暴，但這點在任何有大氣層的星球都一樣。一塊不尋常的長型大陸從北邊的極地一直蔓延到氣候溫和的遙遠南方，並延伸出破碎的大型島嶼，大多靠近這塊大陸的海岸線，但也有少數位置較遠。植被帶著琥珀和靛藍的色澤，同時有點偏橘色和粉紅色。大氣中具有足夠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代表這裡應該有相當規模的草食獸生態，或許還有依附此生態上的肉食生物。有些火山活動，但都算不上具有毀滅性。

不太熱，不太冷。

不太大，不太小。

具備維持生命的能力。

剛剛好。

溫暖的熊窩。

更棒的是，這顆行星是這麼的不起眼，又偏離主要航道這麼遠，不太可能有人會想到要來這裡找他。見鬼了，他突然理解到，他甚至有可能是第一個踏上這奇妙世界的人類。「哈，溫暖的熊窩，毫無疑問！我在此封你為金髮蘿莉之星。」也有可能是金剛芭比之星，但他沒把這部份說出口，何必觸自己霉頭呢？

他指示副官讓船艦進入極地軌道，並設定好掃瞄器，製作整個行星表面的地圖。他打算在這裡待一段長時間，或許會是一輩子。他想要找個熱帶地區，可以在下午沖個涼，消去白天的暑氣。還要有個寬廣的面西景觀，那樣他才能坐在門廊上好好欣賞落日的美景。

實際上，他有一整串願望清單。「副官，搜尋肥沃的土地，那樣我才能種點水果和蔬菜。要靠近乾淨的流動水源，讓我能夠固定洗澡跟架設水車產生照明的電力。要夠靠近沙灘，我打算出去航行，但要位於夠高的山坡上，好避開可能的海嘯。

附近不要有活火山，不要有不穩的地質活動，也別在任何龍捲風帶。」

「進行中。」他的人工智能回答。

杰克大聲笑了出來。「找個剛好脫離赤道帶的小島或許不錯。」

「大陸上的地點比較方便你取得資源。」

「是的，但那會讓我栽進許多物種的遷徙路徑。」掃描的結果顯示，有很大一群體型異常巨大的「東西」笨重有規律地四處移動，追尋著新鮮的水草…後面跟著體型幾乎一樣巨大的掠食獸。整群的掠食獸。「住在物種演化的超級高速公路上絕不是聰明的選擇，我可不是笨蛋。」

「你不是。」副官同意。「你的精神級分相當高，儘管具有衝動行事的傾向。」

「閉嘴啦。」杰克說。他會來到這裡可不是意外，他很久以前就想這樣做。

從他第一次開始查閱傷亡率統計資料的二十分鐘後，逃役的想法就在他腦海裡滋長。他默默對自己講，「軍隊裡有年老的士兵也有勇敢的士兵，但是沒有年老的勇敢士兵。」接著他發現甚至連年老的士兵都沒有。這不只令人沮喪，簡直是嚇死他了。盯著展示螢幕上的資料，他的役期就像是永遠那麼長，唯一的退役管道就是六呎深的一個墓穴，挖在一片除了整齊排列的石頭墓碑以外，什麼東西也長不出來的荒原之上。

杰克還想要活久一點。

首先，他確認了哪一種職業的傷亡率最低。載運補給的飛行員看起來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壞的。而且它擁有一個最過人的優勢：殖民船通常會帶著完全自給自足的設備。這念頭就是那時候產生的，杰克就這樣選擇了他的職業。在那之後過了七年，非常恐怖的七年，期間有好幾次機會讓他相信自己當初做的決定真的是蠢到極點。

但七年過去了，按照約定，他的役期該就此終結。撐過了七年他就能夠退役。很少有人能活到退役的時間，而成功活過七年的人總是會發現它們的役期被一份停損令給延後。當延長役期的命令送到他手上時，杰克決定夠了就是夠了。

他完成了應有的役期，他已經精疲力盡，再也沒有力氣繼續戰鬥。他沒有可以團聚的家人；他們都在一次蟲族的侵襲中喪生。他才十幾歲的時候就加入軍隊。你可以夢想未來，士兵們總是這麼做，但在軍隊裡你根本沒有未來，只有無奈的現實。

杰克從領航員幹到副駕駛再升為主駕駛，他甚至是正在受訓的軍官，不僅承擔相關的責任，也享受隨之而來的好處。這位置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各種資訊，足夠他取得許多常人接收不到的宇宙資訊。他見過各種不同的世界，看遍荒涼與富饒，美麗和醜陋。他知道在那裡有著可能性，超越軍隊想像的可能性。

於是他開始研究星圖，研究天文物理學和星系力學。他的上級注意到他這個業餘嗜好，他告訴上級這是因為他想要往戰略計畫和反制對策的方向發展，於是他們給予他進入探索和製圖資料庫的權限，外太空探測機從方圓幾百甚至上千光年傳回來的資訊全在裡面，這是一個不斷膨脹的知識泡泡。

杰克默默按照有生命維持能力的星球條件來整理資料。有些星球太大了，或是顏色不對。有些發出過量輻射。尺寸沒問題、顏色也正確的星球，才是能找到溫暖熊窩的地方。他的上級以為他是在整理蟲族感染的可能區域。自從母巢之戰後，蟲族就沒什麼動靜；儘管如此，他的上級還是同意了。制定長遠計畫是件好事，只是他們不知道杰克是在為自己做長遠計畫。

機會在預料不到的時刻來臨了。杰克還沒決定要在哪個星系定居，還來不及把範圍縮小，他還在許多可能的候選目標間遲疑，有遠有近。他還沒決定自己該跑多遠，才能讓追蹤他的人感到不符合成本效益。

就在這時，護送船團遭到了攻擊，戰火在四周爆發。他獨自站在艦橋，夢想著可能性…在來得及思考之前，他就行動了。

他沒有時間叫醒船長；他彈開塑膠蓋然後往那顆紅色按鈕重重地敲下去。警報聲在整艘船裡響起，船員們衝向逃生艙；三分鐘之內，棄船疏散行動就已完成，杰克成了唯一留在船上的人。

不到三十秒的時間，杰克就為船艦設定好新的航向，快速逃離了戰鬥區域。在狂暴的戰火中，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

要直到稍晚，在他們檢閱存活船隻的各種記錄時，他們才會發現有一艘殖民船沒有被毀，而是消失了。但這也是在真的有倖存者的前提下才成立。但按照杰克逃離時所看到的戰況，恐怕沒人會認為那艘殖民船內有人能活下來。

這裡只剩下他了。自由，獨自一人。

而他找到了溫暖的熊窩。

太完美了。

###

他讓副官多花幾天分析數據和資料，自己則預備著一艘泥坑跨越者。他不知道到底哪些東西會派上用場，於是為每種在標準降落程序中可能會遇到的意外都準備了點東西，包括副官預測出的所有當地狀況，特別是任何害他無法返回殖民船的情況。

他也考慮過將大船送進太陽裡，摧毀他來到這裡的證據。但他不需要馬上下這個決定。況且，或許他會發現這個熊窩不是正確選擇的證據。簡單來說就是「意外」。

他已經將主大陸排除在外。那邊有太多巨大飢餓的生物了。但…在西邊海岸外有一串島鏈，近可以聯絡主大陸，遠能夠提供足夠的獨立性。其中最大的島嶼位於島鏈的東南端，看起來是個完美的地點。那座島近似三角形，由陡峭的三座火山錐形成，其中兩座處於休眠狀態。剩下的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仍然高溫悶燒著，直聳天際的高度讓它擁有恆久不化的雪頂，甚至還有冰川。融化的雪水能終年提供灌溉，或許還有幾處溫泉。來自南方的熱帶洋流能讓海水保持溫暖，來自北邊的風每天都將雲氣吹向西面山坡，並在那裡與冷空氣交會，將近日復一日地在午後帶來細雨。

他用最挑剔的標準檢視那座大島。壯麗的景致交錯蔓延在牆壁大小的展示螢幕之間。如果有哪裡不對勁，他得現在就找出來，但他越檢查，這島嶼就越吸引他。

探勘用的探測機觀測到地毯般豐厚的植被在島嶼的斜坡上蔓延，包括細長的果樹和用寬闊樹葉遮蔽陽光的較高樹種。整個森林長滿蕨類、青草和蔓生的藤蔓。閃亮的瀑布水光灌注到綿密的溪流和池塘網絡中。島上至少有六種不同的生態系統，按照緯度、盛行的風向和水流排列。當不同的生態區域交會在一起，就會產生加速進化的現象。或者說，健康的混種生態。

掃描結果中還發現有鳥類和昆蟲，比他看習慣的那些來得大，但至少不像主大陸那些生物那樣具有威脅性。另外還有各種兩棲生物，體型較小，甚至有類似小型野豬的東西。海水裡充滿了各種大小的魚類，其中有些體型特別巨大；但無所謂，反正杰克並不打算跳進去游泳。在北海岸，有些波浪甚至捲到六十公尺高，那可真是嚇人；杰克從來沒進過比浴缸水還深的地方。

他無法到底決定該幫那座島取什麼名字。和平島？阿羅哈？平安島？避風港？大島？這些聽起來都不太對，但他願意等等。或許到時候，島嶼會自己把名字告訴他。

同時還有其他的可能性，他並不打算太快下決定。他不僅計畫了太久，更已經陷入太深，所以他再度小心謹慎地檢閱了主大陸一次。他發現在那塊長型大陸的西側海岸有一小塊礁湖，被粗糙銳利的岩壁環抱和隔絕。一片逗點形狀的湖水坐落在北方的高地，正好位於遷徙路徑上。在南半球，甚至有個風暴沖刷而成的岩石峭壁，荒涼到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想跑去那邊探險。到最後，杰克的目光總是回到那最吸引人的島嶼身上。或許有一天，他會到主大陸去探索，但此刻，那座島似乎顯得既安全又誘人。

但是，就連他將東西全搬上泥坑跨越者，座標也設定在島嶼的西面山坡後，杰克都還感到遲疑。他回到艦橋再次檢視，再次掃描，再次探勘，再跑一次數據，再一次尋找讓他遲疑的理由。

他在指揮席上坐了超過一週，和自己爭辯，和副官爭辯，吃著卡拉克三明治，喝著一杯接一杯的咖啡，緊抵著嘴唇，臉色沈重，皺著眉頭。他思考著，研究著，和自己辯論，爭執著優點和缺點，長處和短處，直到他終於了解到不論他考慮多久，情況都不會有所改變。那座島有可能非常完美，也有可能不是。光坐在這裡擔心，他永遠也不會知道。

有好一陣子，他甚至考慮將船掉頭。他還是可以返航，他可以說他是為了避免船遭到摧毀才將它開離船團。但那無法解釋他為什麼下令疏散，或是無法移除的紀錄裡為什麼有他長時間探勘這星球的詳細資料。當然，他可以辯稱既然到了這裡，他就覺得自己該掃描這個星球，判斷是否有殖民的可能性。他們會相信嗎？恐怕不會。

不，這條路已經走得太遠了。打從他敲下那顆巨大的紅色警報按鈕時開始，就回不了頭了。他絕對免不了一場軍事審判，多半避不開面對行刑槍隊的命運。如果他回頭了，他再也碰不到這樣的機會。太冒險了。

終於，在將自己搞得精疲力盡之後，他理解到呆坐在這裡完全不會有任何建樹，於是他大聲地說。「坐在這裡一點用都沒有，杰克。抬起你笨重的大屁股，出發了。」

情況算不上緊急。這次的發射機會即將過去，但兩小時之後，還會有另外一個，接著每兩小時一次。但他在這艘船上沒有其他事好做了，完全沒有。研究情況總有他的極限，

然後你就必須行動。為了這次的逃亡他已經計畫了七年。這就是他一直想要的，這就是實現他對自己承諾的機會。

甚至在他意識到之前，他已經站了起來。他正在移動。他解決了餐盤裡剩下的食物，命令船艦進入待機模式，然後前往發射艙門。他回頭望了最後一眼——如果一切按照計畫進行，他可能會是這艘船見到的最後一個生物。

「再見，杰克。」副官說。「我會讓這艘船維持運作，等你回來。」

「交給你了。」

他登上泥坑跨越者，小心地將它開離殖民船。杰克在其中一個螢幕上叫出畫面，看著那艘大船變得越來越遠，最終變成一個閃動微光的亮點。在他腦子深處有個念頭糾纏著他，說他還有事情沒做，還有事情該做，但他想不出到底是什麼事情。而且，就算他真的需要其他東西，殖民船上還有一大堆貨艙，他可以發訊號給副官，讓它送出其中一小部分。

他還有時間將這艘小艇開回殖民船，沒有說一定要降落在這裡的。還有很多偏遠的邊境殖民地會大肆歡迎一艘意外來訪又滿載物資的船艦。他會成為當地的英雄，至少在短時間內會是這樣，風光的日子會持續到哪天某艘隸屬軍隊的船艦來到附近，而某些投機的殖民地居民將他送出去換取必然的懸賞為止。不，讓自己就此消失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他靜靜等待時間過去，並為泥坑跨越者設定著陸路線。不久之後，船身和大氣層的最外部接觸，然後開始產生衝擊。他保持著船身穩定，利用逐漸變厚的大氣層來減速，只偶爾打開推進器以校正船隻的航道。

他讓船隻輕快地在大氣中降下，並從西面接近那座島嶼，然後在船身碰到閃亮的綠色海面之前拉起船首，距離近得他甚至能看見海水下的巨大黑影。他在泥坑跨越者即將抵達海岸前開始減速。

海灘上的沙子夾雜著粉紅色的珠母微粒，閃爍耀人的金色光澤；沙灘與一整片山坡的草地相連接；草地一路往上，延伸到遠處的火山錐。這整座島就是塊火山岩，某些地方的表土甚至薄得無法讓樹木扎根。只有長草、灌木和蕨類。

最後，杰克終於將小艇降落到俯瞰島嶼西側的一個高地上。他小心地看著顯示器，讓小艇進行空氣採樣，過濾、檢驗其中的毒性元素和有害細菌、真菌、病毒或感染性蛋白質。系統可能得花上幾天時間才能確認他是否需要穿著生化防護裝下船。這套防護裝的產品保證是能夠阻隔高達等級六的感染物質，但由於這裡找不到他們的客服，那項保證也毫無意義。不了。他還是等到小艇上的實驗室準備好合適的接種疫苗再說。

他啟動地面和空中探測機，並將它們送出去探勘島嶼。沒有整個地區的詳細地圖，他哪裡都不打算去。這工作可能得花上一兩個星期。

在他的候選名單裡還有其他星球。有些相當貧瘠，只有勉強能呼吸的大氣層，或是版塊尚未穩定成形，生命型態只有藻類、真菌和苔蘚的地方。也有已經被收入星圖或測定為可居住的地方，但杰克擔心可能會有其他人或其他生物到那些星球定居。不，這個星球具有與世隔絕的潛力。他不會無聊的。他自己有音樂、有數位書庫，還有全像影片可以打發時間。

但他也沒有興趣乾等。他爬上一台太空工程車，在著陸區附近蹣跚地移動著，感受著整個區域。再過幾個小時白天就結束了，但他可以先開始為大本營放置標記。他可以開著太空工程車整地，安裝監視器、燈光和各種感測器，拉起安全線，甚至架幾座自動砲塔。最後那個可能用不太到，但這是標準程序。他懷疑砲塔是否會打到比蠍子或蚊子更大的東西。不過…小心駛得萬年船。軍隊那種猜疑偏執狂般的思考方式已經成為他的一部分，他沒辦法這麼輕易地擺脫。

###

第三天，他為泥坑跨越者造了個停機坪：爬進太空工程車，卸下物資，把組合屋的外牆焊接起來，然後在牆上安個屋頂，把船開進去，關門。接下來睡上八個小時，讓監視器和自動砲塔看守整個區域。

他在半夜醒來。

他幾乎赤裸、穿著短褲並拎著一把裝著紅外瞄準鏡的 SR-8 砲塔散彈槍就衝到外面，凝視前方的黑暗。頭頂柔和的藍色光線

為周遭森林染上深藍與黑色的色澤。在天空，星星明亮地閃爍，這星球三顆衛星中最大的一個正緩緩翻滾著。他舉著武器，透過瞄準鏡往外看，小心地移動視角，偵測熱感應信號。但他什麼也沒看到。

不管他聽到的是什麼，現在都只剩下寂靜。

是某種生物發出的…尖嘯。或許是鳥？也可能是海裡的那些生物暫時浮上了水面？或者是那些像豬一樣的生物？也許有掠食者會捕捉這些動物？按邏輯來講應該會有，但邏輯受限於已知的事實，而已知的事實受限於用來取得事實的現有科技；在這方面，杰克受限的比他所擁有的來得多。有句古語是這樣形容那些奇怪的新星球：就是很詭異。不光是說超乎想像的詭異，更是你永遠無法理解的詭異。

他在黑暗中站立許久，聆聽著。然後他回到室內，坐在他的監視螢幕前，播放之前錄下的夜晚聲音。聲音檔案放出的大多是無害的背景噪音，低沈的潮聲、風聲和周遭樹葉的沙沙聲。至於那聲尖嘯？完全找不到。

那聲音只出現在他的腦海裡。

但他真的聽到了。他知道他聽到了。他確定他聽到了。

他在銀幕前坐了許久，研究著島上的地形。他送出了三台探測機去巡視整個區域。

然後他身體忽然一震。

他今晚聽見的尖叫，那種原始的喉聲怒吼，突然出現在意識裡又戛然而止。當時他沒有認出來，沒有理解到，不知道它發自於何物…但他認得那種在他腦裡嚎叫的感覺，他過去曾感受過。不是這聲尖叫，而是另一個類似的聲音。

在星區的另一邊流傳著有關於奇異心靈力量的各種故事。還有其他更令人不安的故事，提到被徵召入伍、受訓成為幽能戰士的人類：幽靈特務。杰克從沒遇過幽靈特務，從沒親眼見過。事實上，按照官方說法，他們根本不存在，但他知道他們存在的。在一場意外中，他曾經承受心靈震爆的衝擊。那發生在一次運輸任務裡，一次最高機密的行動。

那是他軍旅生涯的早期，那時他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三等軍官。但一艘巨大的黑船，一艘無名船，需要緊急補充一名船員，而他的記錄也夠好。沒有人談論那項任務，但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正開往塔桑尼斯那座位於厄薩衛星上的幽靈特務學院。儘管沒有人提及，但每個人都知道在受到護盾保護的船艙裡有個心靈能力者。

不管她是誰，整趟旅程中，她都待在自己的艙房裡，遠離所有人。但有天晚上她做了惡夢。毫無徵兆或預警地，她的心靈尖嘯突然貫穿了整艘船艦，擊倒了眾多船員。男人和女人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嘔吐、動彈不得，不由自主地清空了膀胱和肚腸。她的護送者，一個看起來毫不起眼的隨從，不發一語、毫不遲疑地拋下他的撲克牌，衝出了食堂。後來大家才知道，他身上戴有一個名叫心靈屏障的高科技玩意，能夠保護他不受那可怕的尖嘯影響。那艘星艦上的船員就沒有這種保護了。他們緩慢而痛苦地回復了意識。承受心靈震爆的經驗讓他們茫然、困惑、虛弱、戰慄。

在剩餘的旅程中，那名隨從用鎮靜劑控制住那名幽靈特務候選人。那場意外沒有任何官方記錄，但船長有意無意地讓眾人知道那名心靈能力者不過是個青少女，沒有受過訓練，幾乎無法控制她自己的能力。

但那次尖嘯的衝擊，在星艦上所有船員的心靈留下了傷痕。那原始、強橫的衝擊傷害了他們，為他們上了烙印，讓他們對哪怕是最輕微的心靈力量感到敏感。

杰克不知道那名心靈能力者原本的創傷是什麼，是什麼樣的畏懼糾纏著她的回憶，又是怎樣的恐怖浮出了水面，觸發她的夢魘。但儘管他沒有親自見到，杰克感覺那肯定和異化蟲有關。在經歷那恐怖心靈力量的肆虐後，他的意識裡迴盪著不停翻攪、騷動的奇特恐怖情緒，彷彿他受到了襲擊、受到了侵略。他感覺有新的記憶烙印在他的腦裡，虛假的記憶，不屬於他的記憶，但總歸是關於被丟進成群嘶吼啁鳴的無腦昆蟲怪物之間的記憶。

醫官自己也還處於心靈受創的茫然狀態，他警告所有船員，這種衝擊的迴響或許會為某些人帶來對心靈噪音特別敏感的後遺症，但他這麼說是太輕描淡寫了。在船艦抵達最終目的地之前，三名船員自殺了。

杰克是其中一個不幸的人。他活下來了，成了其中一個帶著無法回復創傷的人。情緒遭到攪亂的經驗讓他能夠感覺到周遭心靈發出的噪音。不很清楚，只是持續從附近人身上傳來的雜亂衝擊，一半清晰，一半模糊。恐懼、憂愁、憤怒、哀傷、怨恨，還有很常見的，由肉慾和渴望這種思緒混雜而成的惡念情緒。這些噪音像緩慢的波浪般傳來，有時候高漲，有時候消退，有時候在人們睡著做夢時漲到最高點，但永遠不會消退到令人可以忍受的程度。

這就是杰克下定決心逃役的起點。他必須找到能讓他再次體會到寧靜的地方，沒有人類在周圍的地方。

但此時此地的這聲尖叫？那並不屬於人類，杰克能確定這點。那是其他東西。或許是動物，或許是昆蟲，或許沒有智識，或者有如天神。但不論那是什麼，總之都令人難以承受。

在橙色的太陽完全從地平線升起之前，杰克已經起床做好準備。他穿上輕型戰鬥裝甲，帶上特製的 **AGR-14**，他還自己改造了頭盔，將資料連結以投射方式顯示在面罩上。在他來到這個星球的漫長旅途間，他將所有他看不順眼的裝備重製並調整了一遍。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裝備。他騎上一台禿鷹，深呼吸了一口，然後低聲地說，「好了。出發吧。」

禿鷹最適合的就是偵查和巡邏任務，它是裝有輕裝甲的單人浮空車，擁有高速、可靠等設計上的優點。殖民地機型的浮空高度可達海平面上一公里，速度可達每小時 370 公里。包括備用的零件，杰克總共裝了三台到泥坑跨越者上。

他花了六天來搜索島嶼，聽著腦內那曾在夜裡發出尖叫、屬於…不管屬於什麼東西的嘈雜聲響。他花了六個晚上在空中巡邏，用手指頭般粗細的藍色燈光摸索著黑暗的枝葉。什麼也沒找到。

到了第七天，他休息了。他將禿鷹放在停機坪旁邊，注意到第一根藤蔓已經爬行到屋頂的表面。再過幾個月，他們就會在上面爬滿，用密密麻麻的黑色藤索和整層的黑藍色藤葉覆蓋屋頂。那會是很好的偽裝。

星期一的時分，杰克仔細檢查禿鷹的燃料匣，然後再度升空。他飛回島嶼的北部搜尋最高那座火山的坡地區域。那座山就像巨大的冷卻塔一樣聳立在地平線上。這顆星球的 0.9 倍重力讓所有東西都長得更寬、更高、更大。沙丘和波浪的起伏都變得更大，因為安息角（產生最大摩擦力的面在穩定不移動後即為安息角，或稱靜止角）也變大了。山脈更加筆直也更加凹凸不平。火山錐像高塔一樣聳立直插天際；山側的角度都將近垂直。昆蟲和動物也變得更大。白天的濃厚熱氣讓體內沒有恆溫機制的動物更容易變得溫暖，維持固定的身體溫度。就連富含氧氣的大氣環境也適合大體型的生物——比較好的就和顆足球一樣大；令人煩惱的是其他生物，和足球場差不多大的那些生物。幸運的是，這座島嶼的體積無法為在大陸漫遊的那種巨大草食獸提供充足的植物，就連一小群都養不起。

除此之外，火山形成的地形也太過粗糙不平，不適合遷徙或尋常的探索活動。少了禿鷹，有許多地形、地貌和景觀是杰克到不了、看不見也發現不到的。

尤其是…

在兩個休眠火山坑裡，佈滿了密密麻麻的熔岩流隧道。這些天然的地下隧道是被灼熱的熔岩流給燒熔出來的。熔岩的激流沖刷而下時，將周圍的部份燒得堅硬，留下黑色火山岩構成的長長隧道。後續的噴發為許多熔岩流隧道加上厚實的屋頂。

大多數隧道的尺寸都容納得下一架泥坑跨越者。如果杰克懂得該尋找熔岩流隧道，他就能省下在著陸點建造停機坪的麻煩了。熔岩流隧道的對空掩護更棒，如果夠深，甚至能當成防禦碉堡。他很想更徹底地探索這些隧道，但得等到他找到心靈尖嘯的源頭再說。該做的事優先。

杰克時不時停下禿鷹，放出探測機。探測機會安靜而有耐心地探索周遭區域，觀察著、聆聽著，將資料送回營地。有些會主動探索；其他則會進入半休眠狀態，在受到驚擾時才醒過來。如果這島上有簡單偵查找不出來的東西，杰克會找出來的。就算不是現在，總有一天會找到的。

下午，杰克繼續往北方搜尋；他看見地平線快速地暗了下來。雷電的亮光隱隱在海天之間閃動。

「糟了！」杰克大聲地說。他忘記了做任何事時最重要的一點：不要太專注於你在做的事，而忘了你該做什麼事。他忘記注意他的天氣顯示報告了。

危險來得又快又無情。這場風雨的邊緣用驚人的速度席捲到他的身邊。倒也可以理解。這星球上的一切都比他想像得更大。這不是風雨而已，而是場超級風暴。他完全沒有機會在被迫上前返回營地。他得就近找到避難所並等待風暴過去。

他的第一個念頭是前往火山的背風面，但他立刻就意識到，那樣他在暴風雨席捲過去時將毫無保護。

不，可行的選擇只有一個。他將禿鷹開往最近的熔岩流隧道。他本來就打算找一天探索最大的那條隧道，只是沒想到那天馬上就到了。

這場風暴倒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他的資料已經顯示這顆星球可能具有極端的天候，但在經過長期的風向和氣候研究之前，他無法知道超級暴風多久會發生一次。這顆星球需要經歷一場冰河期來冷靜冷靜。這些熱能，亦即造就富氧大氣層並催生巨大動植物的那些熱能，也會在海洋表面造成大規模的水氣蒸發作用，從而產生巨大的飽和雨雲，被激烈的

風席捲到任何能阻礙它們的山脈上。這不是單純的超級風暴，這是場完美的風暴，超大連鎖反應所形成的颶風橫掃地表。

當他抵達熔岩流隧道時，風已經向上流動，頂風前進的禿鷹幾乎變得無法控制。隧道的入口是一個洞，開在垂直的陡峭懸崖上，部分被懸掛的植物遮蔽起來。杰克頭頂的天空已經暗了下來，第一道雷電正在閃爍，粗大的雨點重擊在禿鷹的頂蓋上。杰克穩穩地握著控制器，將禿鷹緩緩開過藤蔓，進入隧道。脫離強風的瞬間，他可以感覺到往前行進的慣性將他帶進坑內。他只需要很少的推進器動力。他的頭燈探索著前方的昏暗，但只照到光亮的黑曜石牆壁。無數的反光在黑色的火山

玻璃間閃閃發亮。

前進五十公尺後，杰克將禿鷹停在隧道地面。這地方應該夠深了。如果不夠，他隨時可以進去深一點。他不知道這洞穴可以延伸多遠，但根據他禿鷹的感測器顯示，至少還有一百公尺或更多。在那之後，感測資料就很模糊了。

杰克從禿鷹上爬了下來。他掀開頭盔上的面罩，深呼吸了一口。空氣聞起來已經帶有濕氣。儘管他已經進入熔岩流隧道的深處，仍有一條明顯的水流從洞口流淌進來。原本還是一圈白光的洞口已經暗了下來，偶爾因為遠處閃電劃出的光亮而閃動光芒。他靠近到剛好能感受風暴雨氣噴濺的位置。已經有橫向的氣流沈重地吹襲進來，在隧道牆壁上留下不停墜落的水滴。進水的速度快於排水的速度，杰克在思考是否該把禿鷹開進隧道更深處，但當他走回斜坡上時，發現水流顯然流不進那麼遠的地方；他已經安全避開風暴最危險的地帶。

「好吧，糟了。」杰克再次說。「可還真沒想到會這樣。」他打開禿鷹的後艙蓋，檢查他的補給品。他的食物和水足以支撐三天，省著點用可以度過一週。他用不上帳篷，但鋪蓋能讓他在洞穴的堅硬地面上睡得舒服一點。如果他夠小心，醫療包應該用不著了。他開始檢查武器箱；他的武器全都充好能量隨時待命。他懷疑武器會在這裡派上用場。不，

他希望武器派不上用場。「別妄下判斷，」他提醒自己。「有隧道蟲的話，只要一隻就能讓你好看。」

他檢查那隻 AGR-14。稱不上輕便的武器，但十分有效，利用電磁加速發射超音速的子彈，發出令人畏懼的嘶吼。杰克特別喜歡燃燒彈。「小心總比送命好。」他決定了，拿起 AGR-14 和兩條補充用的子彈背帶。思考了一陣子，他又多帶了一串燃燒榴彈以防萬一。

他開啟探照燈，檢查它的電力。他仔細檢查了安裝在頭盔面罩上的抬頭顯示畫面；透過它，杰克能看見自己的電力存量、系統螢幕、生命訊號和禿鷹的準備狀況，以備在他需要時能儘快逃離洞穴。他不覺得這裡面會有什麼東西比在外面肆虐的風暴更危險，但他不想在發現自己弄錯的時候後悔莫及。

他開始往上移動。這條熔岩流隧道裡有一個陡峭的斜坡，不好走但並非不能走。他本來以為這星球 0.9 倍的重力會讓熔岩流動得慢一點，但實際上火山錐陡峭的角度讓熔岩的流動變得更快。他最初的掃描揭開了這個隧道網絡的全貌。顯然在火山錐爆發隆起的時候，這些熔岩流隧道也一個接一個地上下相疊成形，偶爾就像一根根的義大利麵一樣彎曲。它們成形的物理過程能讓整群的地質學家開心好幾輩子。

他的腳步聲在洞穴光亮的壁面上反射，像在小浴室裡一樣迴盪。如果這隧道裡真的住有生物，這生物肯定在他到達那裡之前就聽見他了。相反地...

杰克時不時停下腳步，側耳聆聽。在他身後遠處，風暴依然肆虐。隧道口的微弱光亮已遠去消失。就連偶爾的雷電閃光也已經不可見，不過偶爾會有雷聲的震動透過山脈反射到這裡來。外面的閃電肯定非常恐怖。

除此之外他聽不見任何聲音。至少他的耳朵聽不到。同樣地，他開始感覺到一股令人不安的回聲在他腹部迴盪，那是種無以名狀的感覺，像焦慮、甚至像飢餓一樣侵蝕著他，只是眼前的感覺更加深刻。

他腳底滑了一下。他用探照燈照了過去，在他腳下有鬆動的岩石，這真是沒道理。另外還有水流。這座山肯定有著密密麻麻的裂縫，並逐漸侵蝕到內部。這山裡可能具備一整套，由風暴刻劃千萬年而成的排水系統。

杰克考量了可能性。你可以在這火山裡藏進一整個軍事設施，像是工廠、兵營、軍火庫。他搖搖頭拋棄這個想法。那正是他想要逃離的東西——他就是不想當個為了暴力而不斷做著預備工作的勤苦工蜂。

隧道的坡面在這裡變得更加陡峭了。每隔一段時間，他就得停下來調整呼吸。他得更加留心他的腳步。但儘管如此，他還是疏忽了，沒有注意到他踩上的那個東西，直到那摩擦的感覺從他腳下傳來。直到他聽見那金屬的摩擦聲。

他往下看。

那東西閃耀著金色光芒，但比黃金更明亮，明亮的光澤美麗得像是不屬於這世界的東西。一塊像是金屬，卻又不是金屬的碎片。

最初，他以為那是一柄小刀，或是長劍的刀刃，但它帶有一種優雅的弧度。他彎腰下去，近距離檢視，又用腳推了推它。

他蹲在那東西的面前，大口呼吸，十分困擾地注視著它。之所以困擾不是因為不知道它是什麼，而是因為不知道它所代表的意義。

他實驗性地戳了戳那東西，感覺它可能是某種等著被人啟動的機器。它的形狀看起來就像淚珠的尾端。

「糟了，」杰克說。「太糟糕了。」

他蹲坐下來，開始研究那東西，希望它是別的東西，出現在別的地方。要不是因為外面那場風暴，他早就逃之夭夭了。他會拼命衝回到他的營地，把東西堆上泥坑跨越者，

把自己送回那艘殖民船上。他甚至已經開始盤算撤退方案。他必須離開這個島、這個行星、這個星系。

杰克認得這個東西。他知道它是什麼。他曾經在戰場遺跡博物館裡見過類似的東西。不是同一個東西，但同樣是那種似金屬又非金屬的玩意。同樣強烈的金黃珠母光澤。同樣永不磨滅的光澤。不會生鏽，不會長斑，不會磨損或是燒焦。它只是個碎片，來自某種因為承受過度壓力終至斷裂的東西。

是神族的金屬。

還有其他人在這兒。

杰克強迫自己呼吸放慢。他數到十。數到二十。數到一百八十。也許他推測得太快了，或許事情還有別的解釋。神族金屬不會朽壞、不會腐蝕；也許這東西已經在這待了好幾年、好幾個世紀，甚至好幾萬年；也許神族曾經來到這裡，沒發現有用的東西，然後離開了。

杰克撿起那閃亮的金屬，注視著它，用戴著手套的手將它翻來翻去。不對。這不是被人丟棄的東西，這是掉在這裡的，像戰爭博物館裡的那東西一樣，扭曲斷裂。

「糟了，糟糕到極點，」杰克說。「這真的是倒了八輩子楣。」他大聲地說：「這裡不只有我，還有神族呢。而且他們輸給了某種東西，那東西也在這裡。」

他的膝蓋開始因蹲坐太久而發疼。他站起身來，手裡握著那像金屬又不像金屬的東西。他可以繼續往上走，深入火山內部…或者他可以騎上禿鷹，頂著超級風暴逃走。或者他可以坐在這裡，身體僵硬，下不了決定；就像他在殖民船駕駛座前待了一整個星期，才終於決定降落到星球表面一樣。

如果他回頭往下走，他永遠都不會知道在這山裡潛伏著什麼樣的威脅。他永遠也不會知道是什麼在午夜發出那種尖叫。如果他繼續往上走…至少，他會知道自己要面對的是什麼，知道究竟該留下或是逃走。

如果他在與對方遭遇後還能活下來的話。

「糟了，」杰克說。他還可以說點別的，但糟了是最接近他眼前感覺的兩個字。

接著幾公尺的上坡路十分陡峭，但熔岩流隧道突然變平了，進入一個巨大的垂直空間。他的探照燈發出手指般微細的藍光，探索著眼前的昏暗。那空間的底層雜亂地鋪滿了岩石；天花板是拋光的圓頂，但那不是吸引他注意的東西。

這裡曾經發生過戰鬥，而且是場大戰。洞穴的牆壁都燒焦了，地上散落著那種像金屬又不像金屬的破片。大多是金色的；有些是銀色的。杰克不是神族科技的專家，但他覺得自己認得那些銀色的碎片：它們應該是屬於所謂追獵者的腿部碎片。

其他碎片帶著明亮的金黃色澤，應該是來自名為不朽者的大型戰爭機器殘骸。

看見神族戰爭機器應該讓他神魂顛倒甚至驚嘆不已才對，但他沒有。看見這片殘破的金屬廢墟讓他焦慮不安。因為這代表，不，應該說證明了在這星球上有某種可怕的東西，可怕到甚至能撕裂覆蓋神族的重甲。

「糟了，」杰克又說。「糟了、糟透了、糟斃了。」根據杰克面罩上的資料顯示，在他著陸後說過的話裡，糟了正式成為最常使用的詞。

他從腰帶上拔下一個面板，將一群雲霧般的微型監視器送進那廣大空間裡。這些裝有推進器的微小裝置是尤摩捷研發的科技，花了他不少錢才從黑市弄到手，他確定有一天會用到它們。監視器立刻開始緩慢地盤旋起來，掃描著、測量著、監聽著，然後——

——一道明亮的藍色光束從洞穴另一端射了出來，貫穿一個又一個的微型監視器，將它們變成明亮耀眼的火花。

杰克往後跳進陰影裡，但他自己知道這樣做沒什麼用。不管摧毀微型監視器的是什麼，肯定也瞄準了他。儘管腎上腺素在他的腹部、胸口和心臟奔流，他已經理解到自己還活著的唯一原因，是那東西想讓他活著。

他深吸了一口氣，又一口，再一口…然後他走上前去。逃跑可能會是他最糟糕的決定。

在洞穴對面，整個空間的另一邊，在另一條熔岩流隧道連上這巨大空間的位置，或者說這條熔岩流隧道繼續延伸的地方，有某種東西在閃閃發光。某種高大的東西。某種不是人類的東西。

在一瞬間，杰克突然意識到自己是極端的幸運…也是極端的不幸。他現在可是這星區裡極少數有機會和一名神族面對面接觸的人類了。只不過之所以為數不多，是因為大多數曾和神族面對面的人類，都沒辦法在親身接觸之後存活下來。

「呃，嗨，」他說。他舉起右手，試著做了個打招呼的動作。

###

拉薩達研究著對面的生物。打從這生物抵達島嶼的那天，他就已經知道他的存在。如今，在這洞穴裡，他終於可以好好檢視他。

人類。包裹在原始科技裡的人類。他以為自己很強大。他具備假性的思想，外頭包覆著以恐懼為主體的原始衝動。他受到生理的侷限，假裝自己擁有思想，甚至渴望並追求真正的思想，但說到底不過是個有機機器，充滿了由飢渴、恐懼、狂暴和模糊不安糾纏交織而成的渴望。

他渴望親密，但害怕和自己的族類有關連。他渴望知識，但害怕發現。他渴望改變，但害怕行動。他渴望平靜，但害怕死亡。

他渴望擁有智識，渴望他只能微弱感覺到的一絲光明，但害怕放棄將他囚禁在情緒牢籠裡的獸性狀態。他的行動不如他的反射動作來得多。

大致就是這樣。

人類發展出曲速科技所代表的意義，比較接近這個宇宙並沒有那麼難懂，而不是他們先天擁有多少智慧的證據。人類這個種族還沒有完成演化，或許永遠不會完成。它們會在有機會成為更高等的存在形式之前就自我毀滅。

然而，這些生物具備的原始衝動讓他們具備令人驚異的各種能力。他們的創造力可以像他們的毀滅能力一樣兇猛。他們並不是毫無智識的。對這個黑暗聖堂武士來說，人類未來的可能性是個令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的問題，是個值得多加思考的問題。

和另一種生命體分享同一個銀河，這生命體不是同伴，就是災難。沒有中間地帶。如果不能構成互惠的關係，就會變成無盡的戰爭和毀滅。生命是必然的。資源是有限的。其餘的，就只是提供給受訓者的一種練習。

在微型監視器被摧毀和那生物舉手問候的短暫瞬間，拉薩達思考了上千種的選擇。他的好奇心戰勝了所有的選擇。

他也曾與人類接觸過，大多是暴力的經驗，但在一顆平凡星球上的偶遇，讓他開始思考這個不成熟種族是否有獲得真正智識的可能性。他們原始而野蠻的意識是否能受到訓練？這種動物是否能得到昇華？他們是否有能力認清楚自己所創造出的科技背後有多深遠的責任？或者他們就只能像那塊大陸上的巨大草食獸一樣，走進演化的死胡同，為自己生物條件所侷限，日復一日地吃與被吃，沒有能力真正理解自己在漫長時光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他眼前的這個生物…

拉薩達在他身上認出了出人意料的相似處。

和他一樣，這生物選擇離開自己的同族，獨自生活。人類經常會這樣做，而且經常沒有顯著的原因。

最初觀察到時，這行為令人匪夷所思。這種行為在演化上似乎不具價值。離開部族、群體、家庭之後，單一個體的生存能力將大幅降低。就算包裹在堅硬的科技產物裡，也很難抵擋宇宙的強橫力量。而且如果這單一個體身邊沒有配偶，沒有繁衍的能力，這樣的行為在生物學上就是失敗的。

然而，儘管演化的價值沒有立即顯現，這種行為仍然繼承下去了。否則，它就不會持續產生，而應該很快就會在族群中消失。顯然，從整體基因庫的角度來看，讓部分成員負責探索和發現是擁有生存上的意義的。這種行為可以成為在種族內培養出高等意識的有效途徑。甚至可以成為進化的觸發關鍵，就像直立行走或是使用工具這樣。

人類的未來是神族長老偶爾會討論到的主題。人類是種奇妙的異常現象，被困在可能性的分岔路口，夾在他們狂暴的生物性衝動和獲得真正智識的可能性之間。人類是還在解答過程中的一道習題。這道難題的解答或許很有趣，但不太值得認真思量——至少在完全消滅蟲族的威脅之前還沒那麼重要。然而，所有與人類的遭遇都可能為這逐漸成長的思想結構提供新的拼圖。

拉薩達負責守衛許多秘密，是古老神祕的保護者，他認為自己的職務是種神聖的責任。不僅如此，這更是他的個體證明。拉薩達覺得這份工作需要他成為神族遺產的精神象徵。光擔任守衛對他來說並不足夠。他需要成為活生生的體現：他得成為過去力量 and 能力的傳遞者。

他相信那些來自古老過去的神祕、秘密是重要的，是對今日的神族有深遠意義的。生命是無常的。最早的神族知道這點——不只在理論上理解，也體現在實際應用上。

生命會演化，會變化。它會改變自己去適應身旁的各種環境。對一個較高等的心智來說，這樣的過程是美麗、殘酷而強力的。對一個較高等的心智，一個以千萬年為思考單位的心智來說，演化是一種工具，而最初的神族就是能靈活地應用這種工具。他們練習運用演化的壓力來維持並控制他們所處世界的環境。通常，他們能幫助整個生態從原始型態昇華至穩定狀態。

在他學習這古老的演進時，拉薩達曾短暫思考過那些神祕能如何應用在今日。比如說，人類是否能被提昇到擁有真正智識的層次？在對抗蟲族的戰爭中，他們是否能成為有用的盟友？

那是個有趣的問題，但並非神族高層願意花時間思考的問題，遑論實行。人類具有情緒不受控制和暴力的傾向。就連真正的智識也不能移除這種情緒化的核心存在。將人類提昇為更高的存在或許會造就一個十分危險的種族，或許會成為神族的威脅。那樣的風險太高了。

而且…確實，他可以在不危及職務的前提下自行研究。他只是這些神祕的守護者，而非主人。然而…一個奇特的事件讓他不由得進入截然不同的思考領域。

那時他正在搜尋一件重要的遺跡，一件薩爾納加神器。他在一個人類聚居地附近找到了它。但就在這時候，他遇見了一個人類孩子。這個生物出乎意料地在他面前展現出純粹的天真和令人驚異的特點，表現出神族在過去與人類遭遇時從未見證的各種特質。

但如果一個未成熟的人類能表現出這種特質，在整個種族的層面上這代表了什麼意義？

拉薩達很清楚人類尚未擁有真正的智識，甚至連真正智識的幻影都還沒摸到。在自覺的層面上，人類和昆蟲的等級差不了多少。他們受到自身物理存在的拘束，受到腦內化學物質的控制，受到賀爾蒙爆發的驅使；他們是受限於自己出生環境的囚犯。他們因各種外在刺激而眼花撩亂，是被反射效用侷限的生物——是單純可預測的有機體機器。他們的大腦朝著合理化進化是進化過程中的意外，而且這個過程還未結束。

但和那個年幼雌體和她父親相遇的經驗…看見這父親從暴力的生物轉變成充滿關愛與同情心的保護者，讓他感到困惑又好奇。

關愛與同情就是認知其他生物的自我，也是真正智識的關鍵成分，亦即認知在自己的生命之外，還有其他意識存在的能力。這是小小的第一步，但很可能是最必要的一步。

在人類身上看見這樣的天賦，讓人忍不住想更深入了解他們。同時，這也帶來了下一個層次的問題。為什麼這樣的能力會隨著人類的年齡逐漸消逝？為什麼不會隨著個體的成長而成熟？這會是這個種族無法取得真正智識的根本原因嗎？

拉薩達將這個問題拋給了他的侍僧，自己先去研究薩爾納加神器的特性。關於這件物品的資訊很少，重新啟動它可能具有很大的風險。這個任務可不能掉以輕心。

所以他要求侍僧去思考自覺和智識的本質。思考關於同情，認知他人自我的問題。思考知覺的本質，和它在世代傳承中的功用，以及記憶如何創造歷史，歷史如何創造個體意識，而個體意識又如何創造生存的動力。

他問他的侍僧們，如果一個種族得到外力的提昇，會產生什麼有意識的結果？他沒有明說他所想的是哪一個種族，並且謹慎地提醒他們該注意自己受到的限制。守護者的任務是保護，不是實行。的確，研究是他們的工作之一，但直接進行試驗

可不是。

儘管如此，侍僧反問——試驗不也是研究的步驟之一嗎？那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而拉薩達還不需要走到那一步。這需要經過深思熟慮，而眼前，他必須先將心力專注在薩爾納加的神器上。

於是在離開前，他只命令他們去深入思索有關智識本質的難題，相信這樣的詢問能讓他們保持忙碌並遠離麻煩。或許他在下令時應該說得更詳細點的。

他帶著薩爾納加的神器，獨自前往一個獨立、荒涼的小行星上，並且安靜、堅忍而有條不紊地考究著它的歷史、它的特性和它為什麼會被那古老的種族刻意隱藏起來。當他終於覺得他了解的時候，他重新啟動了那件神器。

並且發現——

他的發現…讓他十分困擾。

不是發現本身讓他困擾，而是為了它可能代表的意義而困擾。不只是這件薩爾納加神器所擁有的力量，而是那力量的背後意涵。他是否能夠、應該、甚至真的揭露他所發現的祕密？

這不是他能夠獨自解決的問題，但也不是他能和任何其他神族分享的問題。在他手上的，是一個能將他整個吞噬的難題。

除了自我流放，他找不到其他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他離開了隱居地，打算叫他的侍僧先解散，卻發現他們全都不見了。那是他第一次使用那個薩爾納加神器。

藉由它的力量，他跟隨他們心靈的軌跡來到這裡…

他所發現的事實讓他苦惱不已。在那之後，則是恐怖，然後是深沈的哀傷。

如果他有能力感到恐慌，他也會體驗到那樣的感覺。

他的侍僧接受了他的詢問並追尋解答，直到瘋狂的層次。如果有辦法改造一個種族的基因結構，進而改變其行為模式，他們是否能夠將蟲族改造成比較不具危險性的存在？

在這裡，脫離神族意識的主體又遠離神族高層的注意，拉薩達的侍僧安靜而有系統地針對蟲族的生物結構進行試驗。他們告訴自己，他們只是在對一項理論進行實驗，好在之後回報它是否有用。但在他們的工作裡，也有著傲慢與驕傲。他們覺得若能在試驗上取得成功，他們將不只改變與蟲族有關的理論，甚至能扭轉整個神族作戰的方法理論。在野心的驅使之下，侍僧相信他們能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但前提是他們得活下來才行。

這個人類的存在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了。

拉薩達的侍僧選擇這個星球的原因，和這人類的理由一樣。它距離克普魯星區的邊境十分遙遠，幾乎不會有任何人能偵測到他們的存在。但此刻，在這個人類發現他們試驗的證據之後，這個理論顯得有點諷刺。

這肯定是個意外。

如果人類打算調查侍僧在這星球上的試驗，他們不會只派一個人前來探索。

所以這肯定是個不幸的意外。

所以他不認為這個人類是什麼威脅；所以，他沒有必要採取什麼行動去對付他。但，或許…拉薩達只能想到這裡。目前，他還沒辦法看清眼前情況的所有可能性有太多未知的要素。而且他還沒能解決薩爾納加神器的問題。

這一連串的思緒，從內容到脈絡，在比他摧毀那些微型監視器還短的時間內飛也似地閃過他的腦海，所以，當人類舉起他的手說，「呃，嗨，」的時候，拉薩達已經決定要讓他活下去了。和所有的神族一樣，他不會因為隨意摧毀生命而感到愉悅。那是一種浪費。讓這人類繼續活著能夠產生額外的機運。殺死他，便形同扼殺了這些選擇。於是他再次遁入黑暗，在那名人類的視線中消失。

###

「好吧，那真是怪了。」杰克說。他迷惑地搖了搖頭。不知道接著該做什麼，所以他檢查了抬頭顯示器。

數據顯示一切正常，但在背景有種極輕微的雜訊。靜電。噪音。某種東西。也許只是背景輻射。他不知道。他遇過更嚴重的情況，甚至有可能只是系統殘留的雜音。

也可能都不是。

杰克在這個星球沒待多久，也還沒真正投入多少感情。他還可以走。也許他應該走。有某種東西將這些追獵者和不朽者撕爛了。會攻擊神族，還能真的造成傷害的其他種族，他只知道一個…如果這星球上真的有這種東西，他就非走不可了。除了自己，牠們排斥所有的生命。除非是…假如牠們原本先到這裡，不過卻被後到的神族消滅了呢？不，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這房間裡的殘骸明顯是神族護甲的碎片。而杰克沒看見任何攻擊者的碎片。不管是誰或什麼東西撕裂了那些神族，神族是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受到攻擊，而且還被徹底地擊潰。在牆面和地面有些抓痕，部分金屬上也有，但看不出來是什麼造成的。

再說，這個房間是怎麼形成的？是某種爆炸的結果？他不知道。他不是神族科技的專家。還有另外那些東西？他們對杰克來說更是難解的謎。

不，他還得專注在眼前最重要的問題。他為什麼還活著？

但如果那外貌凶惡的神族不想殺他，又為什麼要摧毀他的微型監視器呢？它們能帶來什麼威脅呢？熱量？噪音？輻射？燃料的氣味？無線訊號？那些尤摩捷設備比蚊子還小。它們對當地環境的衝擊應該小到看不出來。呃，好吧，至少應該不是什麼大事才對。

應該是吧。

或許他漏了什麼東西…？

如果有辦法偵測到那些微型監視器，那名神族摧毀它們的理由就非常明顯了：是為了避免它們引來其他東西。某種非常難對付的東西。

「糟了。」

杰克皺眉搖了搖頭，考量著他的選項。他是因為想獨自一人才刻意選擇這個星系的。這個星球距離邊境如此遙遠，他根本想像不到自己會在這裡遇到神族和蟲族，這裡應該是安全的避風港才對。

「哈！」他說。「看看現在變成什麼樣子。」結果他找到一個能同時遇到這兩個種族的星球。

一方面他想要逃跑。確實，他有強烈的理由這樣做。他應該立刻回到禿鷹上，啟動引擎，扭頭朝向隧道出口的方向，無視外面的超級暴風，一找到機會就直衝出去。

就算始終沒有機會，他還是可以在聽見爪子聲的瞬間立刻衝出去。沒錯，他在禿鷹上還有其他武器，但他已經看見那些擁有更強大科技的神族面對蟲族的下場。對杰克來說，快速逃走是最安全也最實際的選項。但逃到禿鷹那裡，也代表著他得坐在黑暗裡，等著被恐懼侵蝕。那可不合他的胃口。懦弱這種東西最弔詭的地方，就是它需要你勇敢地行動來逃避你最恐懼的可怕結果。

他不該撤退，而是該前進，跟著那名神祕的神族。他不太了解神族，只知道在新聞裡報導過的一般資訊。但他覺得對方是名黑暗聖堂武士。

雖然發生過幾次衝突，人類和神族並不算是交戰狀態，實際上，甚至雙方也曾經在某些情況中攜手合作。就杰克所知，雙方的關係相當緊張又不安定——既不是朋友，也非敵人，只是偶爾基於形勢聯手行動。他忍不住想，眼前的情勢是否也是如此。

他小心地找尋路線，穿過那擋在熔岩流隧道當中的球狀房間。和他所猜測的類似，這空間是被某種球狀的爆炸給製造出來的。大塊的火山岩形成高低不平的踏腳石，牆壁看起來熔化過了。不論這裡發生了什麼事，都沒有倖存者。這也解釋了那些神族科技碎片的存在。他們是被犧牲了嗎？或者蟲族派出了牠們那個生體自殺炸彈，也就是毒爆蟲？這些會爆炸的蟲子很可能就是這個事故的兇手。這個房間的尺寸完全能讓杰克想像出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加上石頭被侵蝕的方式——這些石頭大多是被融化的——而到處可見的冒煙池子也揭示出毒爆蟲的酸液曾在此肆虐。對毒爆蟲開火不是個好主意，但如果你不開火，結果只會更糟。不管選擇哪條路都很可能沒好下場。

在爆炸半徑的另一邊，也就是熔岩流隧道再度開始的位置，他看不見黑暗聖堂武士的蹤跡。當時他退到了隧道的深處。杰克沒有聽見任何的戰鬥聲響，他猜前進應該是安全

的。他希望能發射更多微型監視器，但它們會被摧毀肯定是有理由的，他也不想再次測試。

繼續往隧道上走，只有探照燈的光亮刺穿四周濃厚的黑暗，他開始感覺到山脈的壓力從四面八方傳來。牆壁似乎變得越來越近，壓迫感越來越大。他原本期盼看到熔岩流隧道在一座岩石牆壁前中止，但事情顯然不如所願。在隧道的盡頭肯定有其他什麼東西。

至於那名黑暗聖堂武士到哪去了？那是另一個問題。杰克聽說黑暗聖堂武士能像幽靈特務匿蹤一樣隱藏自己，只在空氣中留下一絲微弱的擾動。他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如果是，那名神族甚至可能就在他身後，而他一點都察覺不了。那可不是個令人安心的念頭。

###

拉薩達有自己的問題需要思考。

生命最原始的目的就是生存，而大多數生命得依靠吞噬其他生命生存下去。蟲族就是神族所遇過最惡毒、最飢渴的生命形式。牠們來到克普魯星區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摧毀神族。而如今，隨著蟲群持續在星區中擴張領地，情勢已經瀕臨爆發的臨界點。

危險的地方就在於蟲族代代相傳的基因組，牠們吸收其他生命形式，同化其他生命體的力量。刀鋒女皇就是這樣誕生的，她是一個更加強大也更加危險的蟲族主宰，是神族近代史上最致命的威脅。

刀鋒女皇無遠弗屆的控制力涵蓋整個不斷蔓延的蟲族。也因此，在孤立環境進行任何形式的蟲族生物研究都是十分危險的。實際上，任何研究蟲族的行動都會勾起她的警戒行動。有時候她會操弄或阻撓這些實驗，並經常試著腐化這些實驗者。

而顯然的，距離對她來說並不是種限制。

必須要抹殺掉…這個蟲族群落。

但這裡正在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他的侍僧完成了某種東西，而拉薩達必須找出真相，因為在某處，刀鋒女皇肯定也已經在思索同樣的可能性。

拉薩達漫遊在火山的隧道與洞穴中。在裡面，他找到了侍僧所建造的控制機制和防禦工事的殘骸。他們被自己實驗品的野性給擊潰了。

證據顯示他們受到一群毒爆蟲的突襲。光是毒爆蟲本身並不足以在開放空間摧毀他的機械，但位於山裡的密閉空間提高了爆炸的威力，加上崩塌在追獵者和不朽者身上的岩石，一切都毀了。

必須在這些蟲族遷徙之前，摧毀牠們的群落——但拉薩達遲疑了。他必須知道他的侍僧們對蟲族的基因組做了什麼。儘管時間一長，有容許這個蟲族群落成長擴散的風險，但是知道這些新生物的天性和牠們會帶來什麼樣的威脅還是最重要的事。

只要群落沒顯示出擴散的跡象——雖然光是這點已令人感到奇怪——拉薩達覺得他還有時間可以進行觀察。然而，他也還沒決定，用哪種方式來抹殺牠們最有效率。也許他可以利用薩爾納加神器的力量，但比起這個蟲族群落的威脅，他更畏懼神器的力量。

當然，他手邊還有其他的科技可以使用，但全都不夠。不過，他可以利用這地方的大自然力量。如果他有辦法觸發火山，引起巨大的爆炸，就能讓整個火山錐崩塌在蟲巢身上。那樣可以確實達到效果。那名人類的到來，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問題。

###

杰克順著熔岩流隧道繼續往上爬，不疾不徐。如果他沒有在接下來三十分鐘內抵達頂端，他就要轉身往下走。如果風暴已經平息下來，他就能離開。不只是離開火山或是小

島，是離開整個星球。他停下腳步聆聽。沒聽到什麼動靜。他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聲，他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他甚至想像他可以聽見自己血液流過血脈的聲音，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聲音。他感覺自己完全是孤獨一人。

然後…他的腳擦過了某種東西。這東西不是岩石。

杰克往下看。

「喔——糟了。」

也還好啦，不過是個觸鬚，但看得出來是能滋養蟲族並毒害其他生物的那種腐臭有機組織。在裡面，神經連接形成的網絡一路向後通往像是頭腦的東西，甚至有可能是某種巨大的心靈網絡，他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是，就算只用他的腳拇趾輕輕碰了這鬼東西一下，都形同告訴蟲族「我來了」。不論遠近，所有的蟲族都會知道他來了。

他有結論了。

撤退。那是他唯一的選擇。

用最快的速度。或許他還有活命的機會。

這個念頭還沒完全成形，他已經開始行動。他往回跳，半轉過身，已經開始奔跑，步伐重重踏在在熔岩流隧道上。他的腳步不穩，在光滑的黑曜岩地上不停打滑。

探照燈的燈光胡亂晃動。腎上腺素流過循環系統，讓他的心跳加速。他跌倒了一次，從一個特別陡峭的斜坡上滑落；他左翻右轉地想穩住自己，頭部前傾。然後，在翻滾間，他重重撞上了一面牆壁，好不容易在熔岩流隧道突然變平的地方穩住了身子。

他氣喘如牛，幾乎陷入恐慌，但他仍設法站起身來。他翻轉身體，雙膝撐地，然後爬了起來，再次面對往下的方向，開始奔跑。

他告訴自己他有辦法做到。我可以，我相信我可以的。這聲音像唱詩一樣在他腦海裡迴盪。

然後他來到了「喔，糟了！」那個充滿石礫的空間。他得小心腳步跨過這個地方。他的領先優勢很可能在一瞬間化為飛灰。

他沒有停下來多想，只是跳上第一顆火山岩並繼續前進。他抓著一條追獵者的斷腿，將自己拉到下一顆岩石上。直到他爬到半路，他才第一次聽見聲音——爪子敲在岩石上的尖銳撞擊聲，某種東西連跑帶滑穿過玻璃隧道的回聲；數量很多。杰克的經驗不足以推測出追在他後面的到底是什麼，他只知道那會是一場惡夢。從抬頭顯示器可以看出，有群紅點出現在他的六點鐘方向，而且數量逐漸增多。

前面就是通往下半部熔岩流隧道的最後一段路。肯定來不及了。他轉過身面對隧道上半部的入口，取下肩上的武器，將目標鎖定設定在剛好比入口大一些的区域。如果他的子彈數量撐得住，如果牠們的數量不算太多，如果他能暫時把牠們逼退，如果他在某個閏年第十七個星期四的滿月走到最高點時保持肅靜，如果他在午夜的時候獻上一頭羊…那他或許能成功逃進下半部的熔岩流隧道裡，跑到禿鷹旁邊。去他的超級風暴，他寧可和時速 300 公里的風速搏鬥，也不要被和狼狗一樣大的跳跳蟲給切成兩半。

領頭的三隻異化蟲一邊尖嘯一邊從他上方的隧道竄出來，他差點措手不及。一陣漫無目標的狂射救了他自己，那些生物正好跳到他的射擊軌道上，但光是那樣還不夠。他發出了第一顆燃燒榴彈。金屬的彈殼飛出，綻放深紅的火光和刺耳的噪音！那空間將聲音從四面八方反射回來，把他和那些異化蟲嚇了一跳。那些東西整個爆了開來，燃燒的殘骸雲霧在黑暗中閃爍。

運氣真好！

杰克穩住腳步，準備面對下一波攻擊。這一次，他將 **AGR-14** 瞄向隧道內部，將子彈集中在上方深處，用穩定的節奏開火，兩眼始終盯著抬頭顯示器上的子彈計數。目前子彈數還撐得住，而且他還有另外兩條子彈揹帶。他能殺死多少異化蟲呢？

那樣是否就足夠了？或者牠們最終會淹沒了他？

又來三隻！六隻！發出邪惡的尖銳噪音，爪子刮著玻璃岩石。再來一發榴彈！他將牠們變成燃燒的肉片。爆炸的聲響大得誇張，明亮搖曳的火光照亮了空間裡的大片黑暗，肉屑變得更加明亮，夾帶著閃爍的火光。

他花在模擬戰上的那些時間並沒有白費。他曾經單打，也曾和 A.I.對戰或並肩作戰；也有組隊戰鬥過。他那麼做是為了體會模擬的冒險感，但從沒想到有一天會面對真的異化蟲。又出現更多！太多了！異化蟲發出夢魘般的尖嘯！

杰克已經數不清了。他盲目地朝那群蟲子開火，火光在他所站位置前方半公尺處將最後一隻撕碎。下一波他肯定撐不住的——

他有時間爬到隧道的入口嗎？他往後方高處瞥了一眼，差點漏看了下一次的異化蟲突襲。不，他沒有時間。又來了三隻、四隻、六隻。他再射一發燃燒榴彈。牠們在瞬間發出巨大聲響，被他炸成了碎片。他已經漸漸熟悉對付牠們的方式了，但他的子彈快用完了，他的下場恐怕不會很好看。他可以聞到那股氣味——火焰和某種更糟糕東西的臭氣，怪物著火燒焦的刺鼻味，各種異型內臟和他認不出來的東西散落各地，發出死亡與焦黑的惡臭。逐漸模糊閃爍的空氣也讓視野越來越模糊。

杰克想到一個主意——絕望中的最後想法。也許他能夠封閉上半部熔岩流隧道的入口。如果他能夠在不引發巨石崩落並砸爆自己腦袋的前提下讓隧道口崩塌呢？他只剩下三顆榴彈了。辦得到嗎？想知道只有一個方法。他只需要幾秒……

又解決十六隻異化蟲之後，他開火的聲音依然在整個熔岩流隧道內迴響，惡臭燃燒的血肉碎塊也依然在牆上飛濺。他理解到自己不會有那幾秒鐘的機會了。

「糟了！」

他必須採取其他行動才行。

他朝上方隧道的深處瞄準，猛烈地開火射出彈幕。子彈的曳光劃破黑暗，拉出紅色與黃色的光線。尖嘯從遠處傳回到他的位置。濃厚飛揚的塵土、崩落的石礫和異化蟲的身體碎塊一起從隧道湧了出來。

或許他還有時間。他必須掀開這開關上的保護罩，把它打開——太多步驟了，他當初為什麼不直接裝個按鈕就好呢？喔，對，為了保險。他恐怕得重新思考那個決定。晚點有命的話。好，成功了！剛好趕上！他瞄準上方的隧道，朝向它的天頂，然後開火。一發，兩發——

榴彈畫出弧線飛往隧道，發出超音波投入黑暗之中，然後——

衝擊力傳了回來，震動心胸的噪音將杰克擊退到房間的牆上。一陣短暫而尖銳的震動傳來，伴隨著來自深處的某種低沈、顫抖、令人不安的卡嗒聲，然後有幾塊巨石率先從熔岩流隧道掉落下來，形成了一波小型坍方。足以掩埋最後的不朽者和追獵者碎片，足以掀起房間的地面，足以讓杰克的耳朵因為壓力的改變而砰砰跳個不停。

「早該想到這個方法的。」他點點頭，相當滿意。他深吸了一口氣，又一口，再一口，為了自己還活著而慶幸，為了他在危急時的冷靜思考能力而驚訝。他大聲地喘氣，仍然因為戰鬥而感到動搖。這些異化蟲有種特質。牠們和模擬戰裡的有所不同。牠們——杰克搖搖頭；他得讓電腦來處理這個問題。他聽著心臟在胸腔裡跳動並且想：我應該停下來休息一下，我需要休息——

他環顧房間，那迴旋的塵土，閃爍的火花，飛濺的燃燒組織；他無法將異化蟲想像成有血有肉的動物，連昆蟲都算不上。牠們…只是一堆發出噁心惡臭的東西。這讓他感到很低落。宇宙應該是個充滿美妙和驚奇的地方，而這裡是…地獄。地心之火。永恆天劫。

杰克立刻制止了自己。「好了，停，不要再焦慮下去了。現在該趕快離開這裡。」他轉向那高低不平的岩石斜坡，往較低處的熔岩流隧道爬去。當爬到一半時，他聽見了那個聲音。

「喔，糟了。拜託！放過我行不行！」他漫無目標地大吼，真要說的話可能是對老天、對命運、對宿命；對哪個都行。「可以不要再開這些驚扭的爛玩笑了。」

他爬到下一個岩架，距離目標只差不到兩公尺。他轉頭看向房間的另一邊。

「喔，糟了——」

那整面牆正在搖晃。有什麼東西正在另一側挖掘，某種巨大的東西。是某種非常巨大的東西。他可以聽見牠爪子用力刮抓岩石的噪音。這是某種不一樣的東西。

杰克的抬頭顯示器標示出一個在擾動的區域，這比他任何武器所能夠毀滅的範圍都要大。簡單來說：「不管那是什麼，你完全打不過就對了。」

「這可不好玩，」杰克對老天大吼。「我遇過好玩的。這一點都不好玩。」

但他仍然調短了他武器瞄準系統的開火週期。也許他可以傷害那該死的東西。也許牠身上有什麼弱點。雖然不太可能，但他可以抱著希望。如果他能夠找到弱點的話，誰知道呢？或許他甚至能把那東西殺死。

對側的牆壁正在搖晃，塵土從它的表面揚起，小塊的岩石落下，裂縫越來越大，接著大塊的岩石發出碰撞聲開始滾動。他將身子靠在背後深色的牆壁上，穩固他的身形。他可能有一次機會。他集中了探照燈的光線——

那個東西破牆而出，一柄彷彿巨大彎刀的刀刃在空中揮舞！接著另一柄，從另一邊揮舞出來！岩石掉落，跌入黑暗之中。

那東西太巨大了！大到跟假的一樣！在他眼前的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該瞄準哪裡？眼睛？嘴巴？那東西的腦袋前後搖擺，揮舞著兩個巨大的鐮狀骨刃。如果牠真的有嘴巴，他也找不到在哪。也許該打斷牠的一個膝蓋，讓牠往前跌下去——？喔該死，開火就對了——

但他還沒來得及扣下扳機，有某種東西爆發出來，從他眼睛後方，在兩耳之間，在腦子深處。心靈震爆的逆流席捲而來，將他震得盲目、耳聾，令他感到灼熱，聽見尖嘯，在他的腦內綻開了上千種的顏色、形狀、氣味和聲音，化成冷冽的火焰往外爆發——

那名黑暗聖堂武士站在他面前，手臂向前伸出，長有四隻手指的掌間跳躍著劈啪作響的火焰，電流在這火山空洞中閃爍流竄，發出尖嘯，狂暴地焚燒對面牆壁那隻巨大無比的野獸。

杰克瞪大了眼睛，驚訝無比。

終於，那東西向前跌落，向前撲倒，腦袋直插入底下的岩石，像血肉構成的山崩一樣跌在地上發出巨響。令人窒息的惡臭噴發出來。在牠突變成某種比雷獸更大又更兇猛的東西之前…那應該算是隻雷獸吧。

「糟了，」杰克說。「真是糟到極點。」

那名神族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巨大的死物前，看著牠倒地不起。閃爍的藍色雷電在牠背上跳動，然後消失，只留下煙霧、灰塵和石礫。石塊繼續從房間頂上崩落下來。杰克往上看，探照燈尋找著可能的崩塌跡象。

不過沒事，這房間撐住了。

杰克搖搖頭。他的頭部發痛。他的整個身體也在發痛。承受過心靈震爆之後，他感覺相當脆弱，身體在發抖著。

「見鬼、見鬼、見鬼的…」他喘過氣來，終於說，「…糟了。我一定是第一個見到這種東西的人類。至少，應該是第一個在見到之後活下來的人類。那肯定是神族用心靈力量搞出的什麼東西。那個…肯定是別種東西。」

他已經在懷疑自己對心靈噪音的敏感度是否比以前更高了。他希望不要。或者他只是很幸運，在近處承受心靈震爆已經使他的那一丁點心靈感應力過載了，燒壞了。許多人

類擁有微弱的心靈能力，但只有少數具備接受訓練成為幽靈特務的條件。杰克現在慶幸他不是幽靈特務，光是站在那邊就讓他覺得精疲力盡。

「好了，杰克，」他對自己說。「該離開了。」他轉身面對那個神族，舉起手揮了揮跟他告別，然後——

——然後他快速舉起武器開火！目標是從對側牆壁竄出來的那一波怪物。他掃射那波襲擊的中心。他用最後一顆榴彈觸發了

一場小型坍方，岩石牆壁自己倒塌了下來，將那群跳動的異化蟲壓在一整片岩石、塵埃和燃燒的餘燼之下。

為什麼那神族沒有看見牠們，炸爛牠們？難道神族需要冷卻時間嗎？他必須重新為自己累積能量嗎？若是這樣，或許幽能這種心靈能力並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那樣全能。那倒是挺有趣的。雖然杰克也沒什麼對象可以分享。

黑暗聖堂武士轉向杰克，舉起一隻手，做了個既不是感謝也不是告別的手勢。杰克分辨不出來。但他完全能了解那手勢背後的意思。該離開這裡了，該走了！黑暗聖堂武士在他的視野中消逝，杰克爬過最後幾塊岩石，抵達較低處的熔岩流隧道。他順著隧道往下走，抵達他的禿鷹，坐上座位，降下前方的遮蓋，開始朝隧道入口的方向後退。

在外面，風暴依然嘶吼，但根據杰克的顯示器，那只是風暴的邊緣而已。它的中心已經遠去到北邊。超級風暴只是經過這座島，並沒有真正地掃過去。風力仍然強勁，比杰克期盼的更強，但按照禿鷹的估算，它可以成功返回營地。雖然不是很有信心，但也已經夠了。杰克發動了引擎。

回去的路上，各種念頭接連浮現。機會、環境、情況、選擇、困難、抉擇——打包行李逃命似乎是最好的主意，但有某種原因讓他下不了決心。那個神族救了他的命。他沒有應該這樣做的理由，至少杰克想不出來。

但杰克也救了那名黑暗聖堂武士的命。所以這筆債也已經還了。

沒錯吧？

為什麼那名黑暗聖堂武士要在那時候出現？為什麼他要消滅那個…那個奇怪的變種雷獸？

說穿了，為什麼那個神族要出現？

杰克急馳過逐漸變暗的夜晚，腦裡沮喪地大叫。糟了！那該死的東西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而當他抵達營地時，他知道了那到底是什麼。

###

拉薩達站了一會兒，因為他剛才所做的事情而動彈不得。疲憊、脆弱、精疲力盡。

他使用了薩爾納加神器的力量。又或許是薩爾納加神器利用了他。他不確定。

但他終於瞭解了。

這件薩爾納加神器是幽能透鏡，而且不只如此。那是令人恐懼的東西。作為透鏡，薩爾納加神器能夠增幅並聚焦持有者的心靈能量，也就是幽能。但除此之外，薩爾納加神器會與持有者連結，這樣一來，就算本身不具有力量，薩爾納加神器也能提供幽能供其使用。

在攻擊的瞬間，拉薩達控制了和執政官同等，甚至更高的幽能。薩爾納加神器能汲取巨大的能量場，但控制這些能量需要耗盡持有者本身的能量。神器吸走了他所有的力氣和能量，利用它們來調節它自己的幽能以聚焦、瞄準，並將那蟲族攻擊者轟進灼熱幽能風暴的中心。

如果這件神器落入擁有更強大幽能的人手中，比如說一個執政官，會產生怎樣的結果？

除此之外，發現巨大的幽能場能夠被汲取、聚焦並加以應用，而且就連沒有幽能力量的人都能做到，這樣的知識會對整體神族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作為過往神祕的守護者，拉薩達必須自問，他要從誰手中保護這些古物？又是為了誰去保護這些古物？

他無法回答那個問題。至少此時此刻不能。

處理眼前的情況是最必要的。而薩爾納加神器也是這情況的一部分。這件古老的神器不僅強化了行動的力量；它也強化了觀察的力量。

他對這個奇特蟲族群落的理解，隨著一陣令人不安的衝擊而擴增。在毒爆蟲和異化蟲等小型生命體上並不明顯的現象，在那衝毀隧道的巨大突變雷獸的身上，成了極度顯而易見的特質。

他的侍僧為蟲族創造了個體意識。

現在，他了解自己的侍僧做了什麼。還有為什麼。刀鋒女皇能夠被推翻嗎？這裡就是他們的實驗室。他們在幽能層面上隔離了這座山。刀鋒女皇不知道這個群落的存在。這個群落不知道還有其他的蟲族。牠們孤獨、恐懼。隔離場把牠們的心智囚禁在陌生環境恐懼症的夢魘裡。

那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恐懼就是出錯的地方。

當個體生物發展出個體意識時，他們也發展出維護那項意識的需求——生存需求。個體的意識越強烈，生存的需求就越大。生存的需求越大，刀鋒女皇對他子民的統治力就會越低落。

這些侍僧藉由隔離蟲族群落，也在這項實驗中戲劇性地改變了這個種族的內在平衡。不管他們還想嘗試什麼，他們都已經成功了…然後失敗。

蟲族不會撤退。就算被打敗了，牠們也會讓進攻的敵人用鮮血為每一吋土地付出代價。但如果蟲巢裡的一個個體能看出自己的進攻並沒有生存的希望，這時候，牠們就能看見個體意識的終結。如今，被分離成個體之後，每個蟲族生物都能體會到獨特的自我意識，群落也將產生裂痕。是否每個不同的蟲族個體都能理解到牠們即將面臨死亡？牠們是否會感到遲疑？

是否會驚慌失措？是否會逃跑？

那似乎是個合乎邏輯的結論。

但那些侍僧缺乏經驗，無法理解到他們推論的前提過於簡單。他們假定為蟲族創造個體意識能讓牠們變得懦弱。

那是個可以理解的錯誤。

是個沒經過深入思考時很容易發生的錯誤。這錯誤只在回頭看的時候才變得明顯，但拉薩達的下屬，這種恐怖的製造者，已為他們錯誤的推論付出生命作代價。

然而他們的思考還沒有完結。情緒的本質是一種生物反應——因為智力活動而產生的內在反應。恐懼來自於對危險的觀察。有些恐懼是基於當下的環境條件；其他根據較少的恐懼，則是來自於對仍在成形的可能性的情緒反應。情緒光譜的低端部分：哀傷、恐懼、敵對，是由許多機緣互動交織而成的。至於光譜的上端，歡悅，範圍狹窄得多。實驗者沒有考量到蟲族能夠體驗到任何正面情緒。作為沒有意識的工蟻，牠們在演化層面上就沒有必要感受愉悅。也因此，拉薩達的侍僧沒有在假設中考慮到這項可能性。

拉薩達應該要事先警告他們才對。他曾經在他遇到的人類身上清楚地體驗到這點。因為愉悅的感覺在他們生命中是這麼稀少，對他們來說也變得特別珍貴；也因此他們用各種方式去追尋這種感覺。

他在尋找薩爾納加神器的過程中遇見那小女孩，當時曾體會到這點；當時那裡還有一名人類死神。那小女孩在家庭中找到了愉悅，那名死神卻是透過殺戮來取得。這是那名死神唯一知道、唯一了解的愉悅。

在這裡的蟲族，牠們不知道該如何從家庭裡獲得愉悅感。取而代之的，牠們的愉悅是來自於襲擊。牠們享受進攻的感覺；

牠們甚至也享受在進攻時死亡的感覺。這會讓牠們變得更加兇猛，在各種難以察覺的層面上變得更加危險。還有什麼並非出於本意的結果存在呢？

在短暫的時間內，拉薩達思考了實驗者的成功，是否有可能存在於他們沒預料到的地方。也許個體意識的本質能進一步發展，並觸發蟲群內部分裂，就像刀鋒皇后在內戰中對腦蟲發出挑戰一樣。然後，刀鋒女皇擊潰了腦蟲，讓整個蟲族變得更加危險。現在，若是這些獨立個體的蟲族也擊潰了刀鋒女皇，然後讓蟲族變得更加危險，那該怎麼辦？

他不敢去冒險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他不能放任這個群落成長。如果這些生物的數量多到危險的程度，牠們就能掙脫山中心靈隔離場的限制。這件事如果成真，牠們就會擴散到這個星球以外的地方——

拉薩達必須認清自己沒有足以摧毀這座蟲巢的資源。

但那個人類有。拉薩達可以利用他。

許多人類具有原始型態的心靈能力，這種不成熟的動物性特質，被他們定義為沒有證據的感覺：直覺、預感，沒有因果關係的不可解現象。少數人類擁有比較強大的能力，強到足以辨認、控制，進而訓練。人類甚至建立了一個學院來訓練他們的幽能戰士，這些戰士被稱為幽靈特務。

這個人類跟同族其他人一樣擁有低階幽能。但就像薩爾納加神器能短暫讓拉薩達擁有執政官的能力，那裝置也喚醒並增幅了這人類作為幽能接收者的潛力。

這人類沒辦法用心靈進行溝通，但是，他有能力感受到它，那樣應該就夠了。

利用想像火山爆發的方式，拉薩達很輕易地讓薩爾納加神器發出心靈震爆的力量，讓蟲族陷入畏懼。

那人類體會到就不太一樣了。

###

杰克不知道他怎麼知道的，但他就是知道。

就像他曾經走過山裡的每一吋一樣，他知道每一個通路、隧道、房間的位置。彷彿他整個人直接融入了那個蟲族心靈網絡一樣，他知道每個觸手所能碰觸和擴散的範圍。有如他成了某種有機生化電腦，他完全了解該怎麼引爆這座火山，摧毀那座蟲巢。彷彿他突然走出自己的生命，從高處看著自己，就像某種真知之神，他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該死的神族！」他說。「那個不請自來、玩弄別人腦子，閃亮亮的臭竹竿！」他重重搥在禿鷹的控制器上，讓它往下方泥坑跨越者的停機坪滑行。「哼，我不必——」但甚至還來不及想完，他就知道自己錯了。

「糟了，」他說。

不管深深灌入他腦子的思緒、情感或影像是什麼，其中蘊含的強制性都過於強烈。他的確得這樣做。他清楚地知道，不只是認知到，更是從存在的層面上感到必須性。就好像他已經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他無法離開這個世界，直到他摧毀那些蟲族…或死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想要的只不過是片刻寧靜而已！」他對空中大吼，對著風暴的尾端大吼。「這點要求很過分嗎？」他舉起兩隻手，搖晃著他的拳頭。「神族！超級風暴！巨大的蟲族怪物！？被蟲族肆虐的火山？行了，我懂！出來混，遲早要還的！但這樣會不會太絕了點！？」

閃電帶著巨大的聲響在他頭上炸裂作為回應。那距離如此之近，讓他整個嚇了一跳，幾乎把他擊倒在地上。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杰克說，再度站起身來。「我不能發表意見。」

在泥坑跨越者這個行動基地裡，他開啟主要顯示螢幕的電源，並且和殖民船建立了連結。這得花上一點時間。他有很多要計算的東西。他需要多少，又要放在哪裡才能達到最大的效果。為了建立自給自足的採礦殖民地，殖民船上配備了一切必要物件。上面裝載了一些威力非常大的機器，包括一些十分強力的炸藥。可能不太夠，但至少是個開始…

杰克用自己的探測機做了相當完整的地質探勘，但還不夠好——還得等他用那神族賦予他的超級知識來加以擴張才行。

激烈的超級風暴已經削弱火山錐的迎風面，每多受到一次衝擊，那座山就震顫得更劇烈。部分火山錐已變得相當脆弱。這裡、這裡，還有這裡——就在西北側的林木線上方，有著七個熔岩流隧道，每個都指向火山休眠的核心。他可以讓殖民船丟下裝載採礦設備的貨艙，然後將裡面的炸藥改裝到探測機上。如果他可以讓所有的熔岩流隧道同時崩塌，他應該能讓火山的那半側發生坍塌，觸發整個火山口的倒塌。

他模擬了幾種情況。有些有效，但效果不夠好。他又多模擬了幾次。他開始看出問題的規模了。他在試著炸垮一座山。那座山想要爆發，但還不具備爆發的條件。他得幫它準備好。那需要很大的能量。

那就是他不喜歡的部份。「那個該死的神族！還有他該死的眼睛！」杰克低吼著。

「他有什麼權利把東西塞到我的腦袋裡！？我可沒把東西塞到他的腦袋裡；我只有跟他說了個嗨！他以為那是什麼？心靈強暴的邀請函嗎？」

但另一方面，他得承認，找方法殺死蟲族是很好玩，他幾乎在享受這種快感。每當他成功模擬出讓火山崩塌的方法，就忍不住大笑出聲。「哈！如果能真的這樣幹一次，我肯定會樂得尿褲子！」

「好了，」他對自己說。「就來看看我能在這裡搞出多大的爆炸吧！」他用手摸過顯示螢幕，手指在鍵盤周圍飛舞；他用飛也似的速度叫出指令。「我還從來沒跟火山搞過，這只是前戲而已。等我搞定之後，這會是史上最爽的一次爆炸！」

杰克完全清楚自己已經完全被這個想法給佔據、挾持了。在這件事上，他沒有選擇的權力，但他進行得越久，就越感覺體內升起滿足、愉悅甚至狂喜的情緒。就算他可以停下來，他也也不想收手了。他就是這麼享受。

問題是他使用的那種科技，蟲族或許會找上來摧毀它，所以他得把這個也納入計畫之中：要更聰明地控制好攻擊時機，免得牠們及時找上門來。

唔…

好。

用誘餌。他得放出一些誘餌來引開蟲族。盡可能讓牠們靠近目標區域，但又必須遠離觸發機關。

沒錯。現在他得再次檢查自己手上的資源，以及該如何應用。他做了更多模擬，更多測試。他可以對毛納柯納山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他開始為那座取名；然而，他只在

54%的模擬中成功達到所需的爆炸效果。這機率不夠高。他必須消滅這整座島，一點都不能剩。

如果沒有完全把這座島毀掉，就算只有一隻蟲族生物的種子殘存…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費了。

他又跑了更多次模擬，內心感到既疲憊又快樂。這項工作很有趣，每次模擬都讓他更加接近解答，但那緩慢的進度讓他感到煩惱，挑弄著催促他的那種強迫性，讓他不耐地發起火來。「該死，黑暗聖堂先生，」杰克對那名不可見的神族說，「如果你能給我問題，為什麼不乾脆給我答案！？」

還有個方法可行。杰克在的腦裡稱之為「趕盡殺絕行動」。那會有效，但也會消耗掉他大部分的資源。那艘殖民船上有九個仔細堆滿炸藥的貨艙，每個都配有一台簡稱為礦騾的採礦機器。他得把這些貨艙都弄下來，至少要在每個脆弱的隧道裡放一個。他至少得花上一天來取得炸藥，送到探測機那裡，或許還要一天來將它們放進各個熔岩流隧道裡。他得把其他探測機送去各個隧道裡大聲製造噪音。如果他不睡覺熬夜趕工——

這或許會成功。非成功不可。腦裡一打定主意，他就發出信號給殖民船，把九個貨艙全部投射下來。最近的發射點正好就在地平線的另一端。貨艙會在兩小時內抵達。他得立刻過去處理，但至少是可行的。他得重新設定探測機，調整功率和重量比率，好因應炸藥帶來的額外重量，並且配合多波段信號將雷管同步。

地質勘查顯示那座山在侵蝕、地震和古老噴發的作用下，有了幾道很深的裂隙。杰克可以駕駛礦騾進入那些岩室，將液體炸藥發射到那些裂隙裡，直達底部的核心。然後他就能立刻引爆一切。

如果成功了，如果一切跟預期的一樣，火山口將會往內部崩塌，西北面的山壁會從火山錐上垂直崩落下來，整座山則會向外爆發。爆發所釋放的衝擊會震垮剩餘的火山錐，讓這座山往內部引發第二次崩塌。如果底下的岩漿被成功挑動，整座島都會在巨大的火球中消滅殆盡。杰克得保持安全距離觀察才行。

比如，躲到衛星軌道上。

或許…

島鏈中最小的一座島對他來說也夠大了，而且它位於爆炸區域西北方 300 公里外的位置。解決掉蟲族之後，或許他就能安穩地留在這裡。

他又多跑了一些測試，找尋適合行動的理想位置。他很快就理解到在每個場景裡都有很多小變數，而它們在趕盡殺絕行動裡也仍然全是變數。

杰克嘆口氣。「糟了。沒有更簡單的方法了。沒有更好的方法了。」

他開始發送必要的指令。

「我希望那個該死的神族有足夠的腦袋逃出去。我可不打算出去找他。」

###

第一個貨艙投射下來時，拉薩達注意到了那人類的計畫。等到杰克將第一台礦騾送進隧道裡，他就完全理解那人類打算怎麼做，並安全地脫離火山。他留下了足夠的神族產物來讓蟲族保持忙碌。那名人類需要蟲族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

還有一件事是拉薩達必須做的。蟲族會感覺到震動；牠們會去調查發生了什麼事。當蟲族群落發現採礦機器人正在將液體炸藥注入火山裂縫裡時，牠們會發動攻擊。

但這些蟲族已經受到個體意識的侵蝕。當牠們理解到杰克的行動有多嚴重時，牠們將會失去鬥志。單一個體會怎麼反應是無法預測的。有一些會在感應到自身危險時陷入恐慌。牠們或許會逃走。拉薩達知道他得讓所有蟲族留在火山裡，那人類的計畫才能成功。

於是他等待著。聆聽牠們的情緒。當蟲族感應到危險時，牠們將會感到恐懼。當他感應到牠們的恐懼，他將會行動——

###

終於，行動開始了。

一隻異化蟲發現一台礦騾正在將液體炸藥灌進火山表面的深溝裡。牠發出尖嘯，在酸性液體貫穿牠甲殼時痛苦地跳躍扭動著。另一隻在一台裝載火藥的探測機爬上熔岩流隧道時遲疑了一會兒；牠避開了那個牠所不熟悉的物體。第三隻遇見了一個發出不吉利滴答聲的大型包裹；出於特殊的好奇心，那生物將它帶到蟲巢深處，準備進一步檢查。

一個接一個，不同的異化蟲各自回到蟲巢。牠們都遇見了一些不知名的人類科技產物，當牠們把各自經驗彙整起來時，不安逐漸地累積，接著不安轉成焦慮。然後，第一個不為蟲族群落所知的情緒在個體間翻攪，又在群落裡增幅，變得不可遏制。就連沒有經歷過直接接觸的蟲族，也被牠們同伴所發出的集體不安給嚇壞了。

恐慌開始了。有些異化蟲呆在原地，身體僵硬。其他逃向更深的隧道，還有更多往上尋找逃生之路。大多數集中起來準備反擊。但要反擊誰？

接著另一陣重擊開始了。在牠們瘋狂運轉的腦裡。在牠們充滿幾丁質的甲殼內。在牠們沸騰的血肉間。在所有蟲族的體內，困惑和光亮彷彿沈重的痛擊，將牠們擊垮在原地。有些倒下了；有些變得僵硬；有些全身癱瘓並痙攣。毒爆蟲把這當成實際的衝擊，在原地爆炸。一股強大的風暴席捲群落核心。薩爾納加神器在全力運作。

接著情況變得更加嚴重。那股衝擊變得更大聲了，轉化成沈重的幽能打擊。在山裡到處爬行的觸鬚縮回岩石裡。蟲族群落陷入了巨大恐懼漩渦的中心。整個群落體驗到了其

他蟲族群落從未體驗過的感覺：無法遏抑的恐怖感！山裡的每一隻野獸都尖嘯著、哭叫著，呻吟喘氣著，狂亂地錘擊抽打著，在恐懼中動彈不得，完全無法正常行動。

然後——

探測機點燃了它們身上的炸藥，一個接一個，同時發出瀑布般的火焰。超高溫熱焰形成的火牆從熔岩流隧道中爆發出來，傳入火山沈睡的核心，把火山岩加熱到熔點。

轟鳴響徹火山。塵埃之雲在山的周圍升起。岩石啪嗒作響，以小型山崩的形式在火山錐的陡峭山坡上下跳動。接著小型山崩成了巨大的山崩。

然後，火山溫度達到頂點時，第一次爆發就此開始。一個區域早了半秒爆炸，但其他的都按照計畫，化成一連串完美而有序的爆炸。

山脈震動著。但什麼都沒有發生。

站在遙遠的避難點，杰克的第一個字免不了是「糟了！」

接著…一抹黑煙噴了出來。另一次震動，持續的震動，越來越強的震動。火山震顫著，開始搖晃，火山西北面的牆壁開始向前突出，令人驚恐地膨脹著…然後爆發了。

突如其來的巨大吼聲沒有停止，還變得越來越大。圓柱般的塵灰和灼熱岩石高射到天空，越來越高，彷彿帶來恐怖與毀滅的高塔。燃燒的岩石往上方和外部噴發，射入藍色的天空裡。這噴發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將熔岩射進方圓一公里以內的熱騰騰海水。

「真是糟到爽翻了！」杰克說。他立刻體驗到歡悅的感覺。無與倫比、令人驚異的歡悅。他想要跳舞。他感覺一股強烈的感情波濤穿過全身，強烈到當那感情脫離他時，他感覺虛弱，渾身顫抖。

然後他感覺到清明、自由、解放的感覺…以及愉悅。但是另一種的愉悅。不只是勝利的愉悅，而是更深沈的愉悅，來自內在的愉悅——平靜的愉悅。

他的計畫成功了。他早就知道會成功的。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知道的，但他就是知道。「沒有東西能逃出那裡的。」他發現自己大聲地說了出來。他看著他的抬頭顯示器。「或許連我也辦不到。」

他轉向他的禿鷹。

他的盟友，那名黑暗聖堂武士，就站在那裡。

「嗨。」杰克說。

那神族沒有回應。

杰克覺得他知道為什麼。

那股心靈震爆——儘管站在這麼遠的地方，他也感覺到了。那樣做肯定耗盡了黑暗聖堂武士的力量。

杰克驚奇地瞪著眼睛。如果那神族已經精疲力盡，他會變得脆弱嗎？這是他對杰克表示信任的舉動嗎？難道他知道杰克不會在他短暫的虛弱時間趁虛而入？

或者杰克只是在想像？

接著，那神族舉起一隻手。那手勢代表著歡迎。

就是這樣，杰克感覺到了：一種他無法說明的情緒。感激。同伴情誼。同胞情誼？某種東西。

「我，呃——我猜——」

黑暗聖堂武士似乎在研究他。有一段時間，杰克感受到恐懼。他的生命是不是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呢？

看來並不是。

那神族肯定也在感覺相同的事。

杰克咧嘴而笑。「所以，呃——這可能是一段美好友情的開始，是吧？」

那名神族將杰克打量完畢，然後消失了。

「呃…看來不是。」杰克說。

他聳了聳肩。

他轉過身，看著煙霧和火焰形成的高塔在他頭頂變得越來越高。「嗯，是該離開了。」

他不確定接著要往哪去，但這一次，應該會是個有人的地方。